自主品牌汽车高端化并非遥不可及

杨忠阳

深度观察

中国汽车企业及产品要想迈向价值链中高端，赢得竞争新优势，必须提升品牌含金量，实现品牌高端化。经过多年的历练与积累，特别是在家门口与国际汽车品牌的贴身“肉搏”，自主品牌实力已经今非昔比。更何况，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孕育出自主品牌车企千载难逢的机遇。只要保持战略定力，措施得当，高端化并非遥不可及

日前，吉利集团旗下高端品牌领克首款车型01上市，广汽传祺发布首款高端多用途乘用车GM8，长安汽车欲将发布的睿骋CC打造成中国B级车“新标杆”，奇瑞则发布了旗下全新高端系列EXEED TX车型……自主品牌车企接连向高端发起冲击，在行业内引发广泛关注。

汽车是一个以品牌论英雄的市场。如果自身品牌没有溢价能力，同样性能与配置的产品，价格就会比竞争对手低很多。近年来，面对外资品牌的强力挤压，自主品牌车企在困境中奋起，所占市场份额已超过50%。要知道，美国本土汽车品牌在其市场上也不过有40%左右。然而，一个尴尬的现实是，尽管当前自主品牌所占市场份额并不低，但获取的行业利润只有30%左右，而外资品牌却以几乎同等的市场份额，获取了行业70%左右的利润。因此，中国汽车企业及产品要想迈向价值链中高端，赢得竞争新优势，必须提升品牌含金量，实现品牌高端化。

问题在于，由于早期自主品牌大都以低价策略切入市场，虽赢得了一定销量规模，但在消费者心中也打下了“低端”的烙印。此前，个别本土汽车品牌曾发起过几波向上冲击潮，大都铩羽而归。有人据此认为，现在谈自主品牌汽车高端化还为时尚早，何况国外汽车品牌历经百年锤炼与沉淀。

笔者倒不这么认为。理由在于，经过多年的历练与积累，特别是在家门口与国际汽车品牌的贴身“肉搏”，自主品牌实力已经今非昔比。更何况，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孕育出自主品牌车企千载难逢的机遇。只要保持战略定力，措施得当，高端化并非遥不可及。

首先，要坚定创新自信。随着能源革命和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突破，汽车产品加快向新能源、轻量化、智能和网联的方向发展，汽车正从交通工具转变为大型移动智能终端、储能单元和数字空间，其所引发的汽车技术和产品颠覆性创新，已使传统跨国汽车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受到严峻挑战。当前，自主品牌车企至少面临两大机遇。一方面，汽车动力系统的变革给自主品牌汽车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换道超车”机会。另一方面，自主品牌车企对中国消费者使用互联网的习惯、偏好、场景的理解能力和反应速度，天然高于外资品牌，自主品牌汽车通过智能网联高端化发展更具比较优势。事实上，苹果历史并不比诺基亚悠久，但因其在智能手机的发力却将对手永久性淘汰出局；特斯拉成立也就10多年，但因其在电动车上的不俗表现，市值已超过百年老店通用和福特。

其次，要强化品质支撑。欧、美、日等汽车品牌的高端化之路，都是先突破品质关，才获得市场认可的。国际权威调查机构君迪（J.D.Power）的数据显示，中国品牌汽车与国际品牌每百辆车问题数差距已由2000年的396个缩窄到2017年的13个。例如，广汽传祺在质量上已超越好几家主流合资品牌。自主品牌车企只有坚持以“质量第一”的价值导向，培育和弘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通过对精品的坚持、追求和积累，才能实现品牌价值的提升。

最后，要提升营销品位。此前，一些自主品牌车企搞个新车大型上市会，花上几千万元，邀请各路名角甚至网红，连唱带跳，表面上看好不热闹，却缺乏对技术的讲解，不利于消费者对其产品的深度理解，甚至有可能拉低品牌的格调。国际汽车高端品牌成长无一不是通过科技和文化等高品位的营销来提升品牌形象的。自主品牌要想走向高端，应根据营销环境的变化，结合自身的资源条件和经营实力，以技术和文化等元素来激活和滋养品牌，才能使消费者对其形成更好的认知和体验。

“新时代如何招商引资”系列评论⑥

盲目追求“大项目”不可取

吴陆牧

招大商、引大项目，是许多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经常发出的“行动口号”。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投资规模大、科技含量高、牵引力强、匹配度高的大项目对拉动一个地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也确实有不少城市依靠大项目带动成功走出了发展新路。

但是，大项目绝非“万金油”。要看到，一些地方政府忽视本地区经济发展基础、实际需求和承载能力，在招商过程中相互攀比，盲目、片面追求“高大上”项目，甚至出现为了争抢某个大项目，彼此进行不计成本的相互博弈，最终“拿得下”却“吃不下”，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原有优势产业被弱化、区域产业同质化竞争、环境污染压力大等现象产生。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政府招商引资的同时切勿把“家门口的”产业和优势给丢了。新常态下，特色产业才是各地经济提质增效的关键要素，各地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必须重视这一点。

首先，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围绕“特”字下功夫，在项目的选择上有所判断和取舍，避免因追求短期经济提速效果而产生“唯大项目论”。立足自身独特的自然资源优势进行分类、分项，有选择地进行招商，围绕特色产业的延链、补链，锁定上下游关联企业精准发力，把特色产业做成优势产业、强势产业。

其次，应注重引进和培育一批具有成长力的科技型、创新型、富民型中小企业。月晕而风，础润而雨，新时代的招商引资要谋长远、谋大局、谋百姓福祉。任何大企业都是由小企业成长而来，在招商引资对象的判断和选择上，企业规模大小、项目投资多少并非唯一标准，关键要看其创造力、创新力以及所能带来的富民效益。

再者，应保持战略定力，专心专注朝着认准的招商方向上持续发力。新常态下，各地对资本特别是产业资本的需求更加强烈，一些地方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虽然明确了招商主攻方向，但是出于表现政绩、完成经济指标等原因，往往容易急功近利，东张西望，东一榔头西一棒子，陷入贪大求全、重复产能建设、同质化竞争的招商误区。新时代招商引资，地方政府应有所为有所不为，多一分耐心和定力，冷静又不失主动，坚定不移地围绕既定特色优势产业开展工作，同时持续改革优化发展软环境，努力为项目落地发展创造最佳土壤。如此，方能招到适合自己的好项目，持续推进地方经济社会有质量有效益地增长，实现短期与长期、存量与增量的多赢。

行业

铁路降杠杆可用好股权融资

张汉斌

12月6日，全长658公里的西安至成都高速铁路全线开通运营。此前不久，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铁路总公司4部门联合印发的《铁路“十三五”发展规划》提出，到2020年，我国铁路运营里程比“十二五”末增加2.9万公里，达到15万公里。《规划》虽未提及投资数额，但据有关机构测算，完成“十三五”规划将需要投资约3万亿元，这虽然低于“十二五”的峰值3.58万亿元，但投资量仍相当可观。

经过前些年的持续投入，我国铁路特别是高铁已创下多项世界之最，成为我国出口名片和国际互联互通重器。然而，过去铁路建设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包括国开行贷款）、铁路建设债券、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以及“十二五”末才推出的铁路发展基金。同时，铁路总公司作为绝大部分线路建设和负债主体，近乎单一负债主体模式下，导致铁总负债接近5万亿元，资产负债率65%上下。如此巨额的负债，每年仅利息支出就近千亿元，加上旧债到期、新投项目，每年的资金缺口大约在5000亿元以上。考虑到大部分所投项目回收期很长，以及铁总合并报表的非盈利现状，即使不考虑债权融资的“天花板”限制，既有债权融资模式也难以持续。

破解铁路发展的单纯债权融资模式刻不容缓。也就是说，铁总亟需降杠杆，一个重要思路是增加股权融资。为此，铁路企业需要继续推进市场化股份制改革。考虑到铁路总公司下属18个子公司债务负担轻，又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可尝试率先完成市场化改革与股份化改制，对于盈利可期的子公司可鼓励A股甚至海外上市。鉴于国家铁路运输特别是铁路客运的普遍公共性和外部性，有关方面应探索制定客运补贴政策，吸引铁路发展基金、社会资本以及上市铁路企业投资参股在建拟建干线高铁项目。对于地方政府积极支持的地方铁路、支线铁路或区域外部性显著的城际铁路，可积极推进地方政府、当地企业和区域建设基金主导参与项目的可行性以及经济评价。

其次，应探索将铁路优质资产证券化。发达区域高铁建设，特别是基于城镇化进程加速、沿线地产商业开发、区域经济活跃和高人口密度聚集，区域或特定线路已经或将成为带来稳定收益的优质资产，如京沪、沪宁、宁杭、广深等高铁公司已经开始盈利。探索将优质资产证券化，可鼓励区域性公共资本、民间资本甚至外资参与铁路优质资产的证券化，既能拓宽融资渠道，在铁总层面统筹使用建设资金，也会有效缓解铁总债务压力。

再次，按“十三五”规划，新增铁路用地达13万公顷，加上未充分开发的既有存量用地，铁路用地伴随商业配套地产，如旅居、餐饮、文娱、仓储和广告开发，也会吸引社会资本入股参与。为此，应积极推动现有土地资产评估确权，在此基础上招标引进市场主体运营获取稳定收益，或直接进行证券化融资以支持线路建设。

“十三五”时期，铁路建设将承载城镇化加速的历史任务，也将肩负“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战略使命。铁路建设和运营须解放思想，开动思维，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来加大对各类资本的吸引力，逐渐将存量约7.5万亿元的铁路资产以及未来几万亿元的增量资产盘活用好。

罗 琪作

没有捷径

年底将至，不少资格证考试陆续进行，一些培训机构也抓住这个机会招揽生源，甚至有的考试机构打出“保过”、“押题”等广告，收取高额费用，有的还宣称“不过包退”。有关调查发现，当学员们参加考试后没有通过，培训机构往往不能将费用退还。对此，除了要依约追究助考机构的违约责任、有关部门加大教育培训市场监管力度，相关考生也要深刻反思一下自己对学习的投机心理。须知“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学习之路从来没有捷径，唯有“刻苦”二字。 （时 锋）

众声

陆 磊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

双支柱调控框架发挥两方面作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我国较早探索和实践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积极稳妥推动货币政策调控框架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另一方面着力建立金融宏观审慎框架。因此，“双支柱”调控框架一方面使用货币政策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基本稳定，让货币政策在宏观上、总量上起作用；另一方面使用宏观审慎政策直接作用于金融体系，在微观上、结构上起效果，真正实现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打通金融和经济彼此促进、融通发展的双向通道，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黄 震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所所长

尽快建立虚拟货币监管体系

监管部门此前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要求各类代币发行融资活动立即停止，但不少投机者在比特币参数基础上作出修改，“发明”出各种“山寨币”。“山寨币”并不是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更不是法定意义上的主权货币，但其复制起来相当容易且成本低廉，因此大量涌现。建立完善统一的虚拟货币监管体系势在必行。应对备案管理、许可准入、反洗钱职责和流程、用户实名、大额交易限额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还要建立向社会公众发布虚拟货币交易潜在风险提示的常态化机制。

焦瑾璞
上海黄金交易所理事长

普惠金融应加强金融消费者教育

随着百姓对互联网金融消费的需求日益增加，与之相关的利益纠纷也随之增多。加强金融消费者教育、保护消费者权益是发展普惠金融的必备环节，而发展普惠金融则是加强金融消费者教育、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内在动力，两者息息相关、相辅相成。通过加大金融知识普及活动，引导金融消费者改变固有的认知和行为特点，使其有意识、有目的、有选择地进行金融消费，能帮助更多消费者懂金融、信金融、用金融、受益于金融。

美国推“税改” 难过“赤字”关

郭 言

国际

美国国会参议院投票通过的大规模减税法案，对于如何解决“税改可能引发财政赤字飙升”问题语焉不详。我们固然要看到税改法案对美国海外资金的吸引力，但资本回流美国能有多大的动力，可能并不如外界所想象的那般乐观。必须引起重视的是，一旦税改法案通过乃至于进入实施阶段，其对全球资金流走向的影响依然是巨大的

当地时间12月2日凌晨，美国国会参议院投票通过大规模减税法案。至此，离完成美国30年来最大规模减税仅“一步之遥”。支持此次税改的观点认为，这“有助于企业扩大投资、刺激经济更快增长”。但是，对于如何解决“税改可能引发财政赤字飙升”问题却语焉不详，而税改对全球资本市场的影响和冲击正在逐渐显现。

首先，税改法案目前只是参众两院通过了各自的版本，其中仍存在一些显著的差异。如参议院版本中加入了“废除奥巴马医改要求强制购买个人医保”这一极具争议的条款，参众两院之间仍存在激烈的博弈，只有达成最终统一版本后再分别提交参众两院投票，两院均表决通过后才能提交总统签署成为法律。虽然美国国会共和党高层希望能在今年圣诞节前完成税改立法，但愿望能不能实现还待观察。

其次，从两个版本达成共识的部分来看，关键在于无法解决“大规模减税的同时不推高赤字”问题。按照参众两院税收联合委员会此前的分析，即便考虑到刺激经济增长的效果，这份减税法案仍将导致美国未来10年增加财政赤字约1万亿美元。这将让本来已经不堪重负的美国政府债务状况持续恶化。数据显示，债务方面，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已超过20.5万亿美元，平均到每个美国公民（包括小孩）头上，则每个人都背负了7万美元的债务。赤字方面，2017财年美国财政赤字较上财年增加约800亿美元至6660亿美元，创2013财年以来新高。不解决收入来源问题而去推行大规模的减税计划，对美国财政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

第三，本次税改一大热点是吸引美国企业海外利润回流。如税改法案中提出，“对跨国企业目前为避税而囤积在海外的2.6万亿美元利润，只需一次性缴纳14%便可合法汇回美国”。部分观点据此认为，这将导致国际金融和产业资本回流。对此，我们固然要看到税改法案对美国海外资金的吸引力，但同时不能回避的是，目前美国跨国企业通过一系列会计操作——如臭名昭著的“双重爱尔兰、荷兰三明治”——在海外“避税天堂”所享受到的税率，往往都在个位数，远比14%要低，更遑论从“35%大幅降低至20%的美国企业所得税”。因此，资本回流美国能有多大的动力，可能并不如外界所想象的那般乐观。

此外，本次税改的主要受益群体是美国大企业和富人，目前法案实施后有可能加剧美国的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从美国政府收入构成看，占比较大的两块是个人所得税和工资税，企业所得税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如2016财年的美国政府收入中，个人所得税和工资税占比分别为47%和34%，而企业所得税只有9%。此次税改法案中，达成共识的是企业所得税大幅降低，而个人所得税如何执行尚未有最终定论。正如美国《纽约时报》文章所称，“所增加的这些好处几乎全都将落入高管和股东的腰包”。

但是，同样不能忽视特朗普政府国会共和党在推进税改法案通过方面的强烈意愿。一旦税改法案通过乃至于进入实施阶段，其对全球资金流走向的影响依然是巨大的。现金转移可能令海外美元筹资市场承受更大压力。这恰如《华尔街日报》报道所言，“随着美国公司将现金转移回美国——即便仅仅是转移至在岸货币市场基金，全球银行业此前拥有的一个可靠美元来源也将缩水”。

欢迎读者就热点经济话题发表评论、漫画，来稿请发至：mzjjgc@163.com

本版编辑 马洪超 祝 伟